





第三二〇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七)

宋李 煉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史部

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是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入問聖體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傅宣放寧臣王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寢閣自是問聖體皆如之兩紀並書
上有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

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又言六日欲於大慶殿設消灾祈福道場七晝夜罷日設大醮啟罷日三省樞密院官並宿齋餘日畱宿在京宮觀寺院各道場七晝夜差官啟罷五嶽四瀆就遣所在長吏准此上不能言首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珪等進竹瀝三器詔賀正旦遼使令六日門解授書賜例物

纂修官編修臣閻思誠

謄錄監生臣黃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日惟一入

辛丑遼使辭於紫宸殿門外

壬寅執政官詣福寧殿東閣問候奏欲降赦天下以屢獲豐年中外嘉靖方春發生宜有惠澤為文意許之自此分宿本廳右丞李清臣寓門下省

甲辰大赦天下其赦法用第二等兩紀並書天下

命戶部

侍郎李定權知貢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二

乙巳遣輔臣詣景靈宮行禮舊紀書丙午罷朝獻景靈宮新紀書命輔臣代詣景靈宮

靈

丁未中書省言上元節欲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

張樂開諸宮觀寺院門五日燃燈作樂及不禁夜不御

宣德門

諸樂藝人賜物依舊給從之

御輦院言禮院定皇太后儀衛御龍骨塚子直都虞候都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三十人弓箭弩直指揮使都副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二十人內外諸司局務監官每遇皇太后出

差官管押乞自今輪本院監官隨行從之

壬子皇城使郭忠紹言神臂弓未有教習指揮詔步入

弩手及第一等者並令兼習

癸丑廊延路經畧司言第二第四第五將出塞討賊獲八十八級詔禁軍民兵蓄兵並與特支錢第六將解元忠獲五百五十四級牛羊駝馬萬計詔賜將官使臣等

茶藥銀各有差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勅宰臣樞密親王齊禱天地宗廟三省官寺監長貳分

禱社稷及都內諸神祠舊紀書羣臣請於天地宗廟社稷神祠新紀書分遣羣臣請於天地宗廟社稷

天地宗廟社稷

丁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己未上移寓寢閣之東榻勾當御藥梁從政及醫官陳易簡言於珪等上昨日行步多體勞有汗再感寒氣珪

等欲復日入問候又以適得間日詔諭遞復日入恐人
心驚憂故且間入三省言己亥以上未視事應合行
事並權作聖旨行訖以聞稍重者進畫今聖體向安前
詔欲更不施行從之詔聞京城內外官吏軍民僧道
各建祈福道場今已安和可令所司慰諭勿重勞費其
已設道場聽滿日罷環慶路經畧司言招誘西夏韋
州蕃官伯德率丁口二百五十歸附詔授伯德供備庫
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辛酉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制勸熙河蘭會路經
略司使李憲等察熙河入界賞功狀欲候御殿取旨從
之又言元豐五年十一月詔臣僚上殿劄子並送中書
省取旨欲有司勘當小事權進入候畫旨施行真難行
事中書省收訖奏候御殿依舊從之

壬戌河東路轉運司言經畧司去年三出兵耕種木瓜
原等兩不耕地凡用將兵萬八千五百四十五馬二千
三十六其費錢七千三百六十五緡穀八千八十一石

糧精四萬七千斤草萬四千三百束又番上保甲守禦
凡二千六百三十七人其費錢千三百緡米三千二百
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非民之願所收麻粟喬
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預借本司錢以
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
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望早賜約束樞密院言河東經
略司去歲差借民牛耕種葭蘆諸寨田及發防護軍馬
保甲靡耗極邊貴價糧草錢物仍奪農時令民失業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至收成不償所費詔劄與呂惠卿宜審較利害無蹈前
失七年三月二十一
七月十日可考

癸亥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閣門見謝辭權放內
不許隨放之人令入門見其上殿臣僚非召赴闕者有
奏陳事權令進入並至視事依舊從之

二月乙丑朔詔朝散大夫致仕孫竒知太醫局潘璪席
延賞教授邵化及赴御藥院祇候從執政請也
丁卯詔邵州芙蓉石驛浮城等峒已修寨鋪其歸明戶

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應婚姻出入典買田招佃客並聽從便從知邵州閻杞請也

庚午詔河南大名潁昌府鄆青揚鄧州守臣訪諸通醫術者乘驛赴闕

辛未戶部言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乞并隣近兩浙江南廣東復禁茶諸路仍通商未有朝旨詔在京及開

封府界陝西路通商之外並為榷茶地七年十月十七日可考元祐元年二月二日改此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六

士申詔宣德郎河東相度坑冶孫宰乘驛赴闕以寧通醫術也

丁丑詔開封府界三路保甲所養官馬生駒不赴官等

量私自市若藏買并引領牙保及所轄人各減盜及貿易官馬法一等許人告賞錢二十千

庚辰詔州縣社壇用石為主先是河東路轉運司申明

社用石為主植木以表之禮部言祭社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違天地之氣則用石為主取其堅久今太

社已用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剗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按禮制天子社稷方五丈諸侯半之州縣社壇石主尺寸廣長謂宜半太社之制於是下太常寺修入祀儀而有是詔 詔受納稅租斛加一升蒿草十束加一為耗舊例多者及常平租課並依例蒿草支盡有欠者耗內聽除二分

辛巳總領熙州蕃兵將皇城使呂吉領高州刺史同總

領皇城使王瞻領嘉州刺史河州蕃兵將皇城使光州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七

團練使李忠傑領雄州防禦使又以一官回授其子岷州蕃兵將皇城使沂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本路都監

李祥升鈐轄蕃官皇城使階州防禦使包順授其子一

官皇城使岷州刺史包誠領恩州團練使皇城使榮州刺史趙醇忠領光州團練使皇城使慶州刺史李楞占

訥支領康州團練使皇城使丹州刺史溫玉領榮州團練使皇城使郢灋勑領榮州刺史左藏庫使白聚璫傑充為皇城使餘以功遷者百二十四人以熙河蘭會路制

置使李憲言吉等渡河深入賊界轉戰大敗賊衆臨陣斬其將色辰岱楚賞功也 是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承議郎韓王冀王宮大小教授兼睦親廣親宅

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太學博士馬希益皆焚死吏卒死者四十人

兩紀並書開寶寺貢院火

甲申上第五女卒母朱德妃也生始七歲追封惠國公

主

丙戌遣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百神 禮部言順祖及

欽定四庫全書

是三百五十一
詩書治通鑑長編

惠明皇后遷主既藏於夾室罷忌日行香請倣僖祖忌殿之東張幄齊設追薦詔僖順翼祖并后六位遇忌日於景靈宮天興殿東設幄故事遇忌日於永昌院佛並於永昌院設幄追薦

丁亥三省言禮部貢院火試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禮部別鑽試從之

新紀書令禮部別
鑽試舊紀不書

門下省言中書錄

黃前淮南節度推官呂公憲等狀各磨勘當改官乞下吏部先引驗吏部已引驗四人奏已降出正月庚子當

引見及未引驗八人見磨勘十九人詔轉官人依例除官餘候會問無違礙依前次先引驗訖聽其皆引見後舉主有事故並不礙引見候御殿日依舊 詔日者火災可於禁禧觀為民祈福道場一月罷日設大醮

辛卯詔諸朝會殿中侍御史闕牒監察御史又闕牒在

京職事官起居舍人闕牒著作祕書郎著作佐郎又闕牒中書舍人其餘執事官闕牒班內官攝並報閣門諸

三省御史臺官寺監長貳開封府推判官六參職事官

欽定四庫全書

是三百五十一
詩書治通鑑長編

赤縣丞以上寄祿陞朝官在京釐務者望參不釐務者朔參

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首既退移班東間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

張茂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

請至於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
燕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

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
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

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

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哲宗即位公繪公紀乃遷

圖錄使此時但為判史當改之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

欽定四庫全書

詩書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十一

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

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

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章留一觀入中庭

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

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

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願有

覲覲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
與內殿承制致仕王穀共造誣謗械開封人嘗從高遵

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
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

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暗

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

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

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

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

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

欽定四庫全書

詩書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上

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

太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

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

章惇字也確愧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凶

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

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
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

迫珪章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博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頤於殿門外惇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博京怒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主

實本怒發之元豐末建儲事謁家異說紛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真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相後來致禍如彼慘毒敵人遷入中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立太子致蔡確章博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則自那起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博當時亦必有他說給殊故珪不以為疑然聞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正坐珪愚間日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遇如此耳其後漫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務昆事黃履頤高士京書至蔡想宣和間劄子用誕訛文字托名御製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悟果斷明辨則禍豈有極乎此事既存

時政記曰錄明著元豐八年三月事以示後世且曰官

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為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怒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博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姦再敗知隨州幕貢新州副將拜右僕射與論監永州酒稅新

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憲責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摺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違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日方神宗寢疾時恕但為職方員外郎公繪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撤語今改之又不知所稱桃著白花出何等文字當考據桃著白花事見高世則紹興六年十一月所供納史館冊內第十一事此史官所據也冊凡四十一事今不具注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元豐末命公正明白王蔡二相初無矛盾特出邢恕妄作耳王文恭公薨時舉朝名士挽詩皆以立子之功歸之當時無異論也自司馬溫公入朝恕乃用摺闇之術欲令蔡公於溫公守寢邸會恕亦憂去材羣僚大懼既而公議不容乃出守寢邸會恕亦憂去因梁左丞蘇過懷恕見之林泉論蔡之功不宜遠外自此遂讓其事蔡自以誘許貶皇太后命三省樞密院於

官家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乃是本分昨神宗服藥時將
奏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其餘人別無言語今安肅
其時亦在盡見子細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
來欺罔上豈不為朝廷之害忍官家制御此人不得
於社稷不便所以皇后不避姦邪之想因其自敗之故
此行蓋為社稷也嗚呼堯舜之明遇如此確既死
其子懸衣齊衰立薨公喪筵席空告變章雷州力主之
王文恭公之子仲修錄章所為挽詩二章刻石懸于相
府章慚不能答方元祐初太皇后嘗榜高公繪之門不
得與邢恕相見憇之姦惡未可殫舉蔡魯公亦畏之益
初事元度密間其兄弟後事攸又間其父子然卒引致
西府者使監故也宣和間詔師成至請上太皇親都
確傅指尤太皇太后無所不至又推恩其兄承祐莊邇
從官子堅阜皆郎官婿邢掠曾詠王晉明皆監司喜善
及子傑未聞及子晉蓋欲激去鄭燕公耳夫王禹玉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

王為太子後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王珪將所書紙鋪在
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喘不能語
但慄怛久之衆人皆拱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內
露半面國璫妾坐上坐頃之再奏國璫奏云聖意已允
張茂則云聖意已允王珪奏張茂則后在在私處
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
立得這箇孩兒便好這箇兒真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
喫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遂
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
一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裏椅子著
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
神宗上懶言遺制立皇太子內外忻然無異間已上
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按子崧所書與邵
伯溫辨訛所載並同辨訛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二

神宗

宋李燾撰

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子精進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好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二

拜賀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

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
政日再入舊紀書甲年立延安郡王備為皇太子改賜
名某詔軍國事歸皇太極同處分新紀同哲
宗立為皇太子舊錄謳謗紹興各官已具辨明文字甚
多今姑存其目新錄謳謗第一卷凡六段又高遼裕傳
又然達傳又荆王顯傳又恭確傳又鄧潤甫傳又劉惟
簡傳又舊錄紹聖四年五月己巳又紹聖四年四月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二

3

皇太后垂簾宣旨已下起居郎太子立指揮好外臣王三卷論語畧不好弄止是學富自皇帝服樂乎焉佛經祈福因出所寫經三卷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再拜且謝且賀退文武百僚赴文德殿聽宣立皇太子制未制再入問禮體次進呈立皇太子例合降赦次進呈皇太子允之乃論珪等皇太子建立今來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仰等用心珪等奏朝廷法度紀綱臣庶等敢不盡奉行乞上聖應退臣奉勅修撰修撰皇帝實錄取索至元豐八年春聖門下省時政記照會得其年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皇帝自皇子延安郡王立為皇太子次日文德殿宣制及同日皇太后宣諭等事謹具錄如前深慮更有未盡事節伏陛檢會降下以憑修撰取進止五月日臣大防劄子奉仰批覽所奏當日事皆備其實惟初得神宗旨奏皇太后權同聽政一事所記未盡亦恐當日事干禁中隔

欽定四庫全書

320-9

簾外臣不得悉知今可於皇太后字下添入所批事實近侍乃張茂則也今連元奏在前請依前件御寶批

事理照會施行又關修神宗皇帝實錄院準此元祐四年五月日臣具劄子奏稟元豐八年二月三日門下省時政記內事件准御寶批於皇太后字下添入事實貼定降下臣已依批降貼定指揮關實錄院將會施行去訖謹具奏知元祐四年五月日臣劄子七日押元祐

寶錄云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張茂則言

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于再

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嚴上令皇子侍坐羣臣皆

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此皆所批事實始終聖重

修乃削去紹興本已復依元祐本增入新錄謂舊錄詛

誇今具錄如後哲宗實錄謂卷第一太子未建中外

淘淘皇弟雍王願問疾穿懷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官

嬪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顙無復忌憚臣等願曰據曾

布手記神宗遣陳岐嘉二王日詣殿廄問候起居及疾

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官非諭宣召不得

輒入自太子未建至無復忌憚四十二字並刪去皇后

憂恐出財佛祠設齋揭榜曰延安郡王所禱冀天下知

王長立能致恭孝臣等辨曰神宗廢疾皇后出財設齋

意在祈福而已豈得便懷希觀預為開防此實厚誣欽

聖自皇后憂恐至不能致恭孝三十字並刪去二月神

宗疾甚卒卽輦臣入問至紫宸殿願乃邀於廊曰軍國

事當諸皇太后垂簾又奏乞止宿倚疾皇后力爭得不

宿既而留禁中曹王頤奉引臣等辨曰國朝親

王寧執法制甚嚴未嘗交談所謂皇后力爭者皇后於

親王無相見之禮若謂與宣仁力爭則竊聞宣仁聖

嚴毅人不敢犯欽聖孝恭備盡婦道豈有力爭之理引

臂之說尤為怪誕不惟誣謗二后亦且不知祖宗家法

確懼乃以建儲意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益懼不知

所出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託主兵官然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閑守懶諭確協力早定或謂確曰此大事也請與衆商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臣韓頤安肅章璪李清臣陰持兩端噤不語確獨約門下侍郎章惇兵力發已輔臣聚南廳確顧謂珪珪亦不語確曰去春延安郡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不言何也惇曰言之是則從不則與公偕死珪始曰上

自有子何議之有是日日曉詔揭前奏曰去冬得旨

子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係天下三奏

神宗三顧宵首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以俟康復神

宗方顧視肯首既退不待奏請殿東閣已垂簾於是輔臣

臣簾前具奏被旨如前皇太后泣許是日顧眷集欲入

頤力挽止之臣等辨曰國朝寧執母妻入禁中有時豈

有確母獨得入禁中者據曾布手記元符末欽聖云章

惇等誤哲宗處多布言只如前皇太后泣許是日顧眷

立意以此激怒哲宗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宣仁所

生欽聖云宣仁是慈聖惠嬪與其宗當時是甚事勢

又宣仁實宦方十六七歲嫁與其宗當時是甚事勢

立事亦寃他契勘京卞等既修成史錄即將時政記盡

皆焚毀雖其誣謗何所稽考若當時委有前件事因欽

聖於此豈不說及亦豈可掩又據實錄及會要等書元

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燕延安郡王侍立寧

臣王珪率百官賀神宗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

欣懌及升殿神宗又論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

謝就坐久之乃退是冬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

當以呂公著為師保八年三月甲午輔臣王珪等入問

神宗聖體羸弱立蕭仁壽王珪等曰皇子精藥手

爲佛經三卷祈福因以題示珪等字極端謹珪等拜賀

是日降制立皇太子魯布手記亦言建儲之際大臣未

常啓沃皇太后內出哲宗手書佛經宣示執政遂令草

詔恭惟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隙事已素定而

而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百五十二

四

罪誣罔盡以為蔡確章惇定策之功自右僕射至挽止之二百八十三字並刪去太子立皇后謝皇太后簾中太后抵后曾曰事遂矣其後欽聖數指曾示上曰痛猶在也上泣謝臣等辨曰指曾之事雖士庶之家婦姑之間有所不為而宣仁為之指曾以示上曰痛猶在也欽聖果出此言乎哲宗泣謝尤為虛誕不知何所依據而為此說況欽聖宣諭宰執以謂寃宣仁則其事可見此一段宣仁欽聖皆被誣謗奏為利何有於君父無所忌憚一至此自太子立至上泣謝三十七字並刪去如望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臣等辨曰哲宗天性至孝當神宗初晏駕哀痛之心必見於形容如望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似誣聖德今刪去高邁裕傳元豐末神宗廢疾備嗣未立宰臣王珪初懷猶豫嘗露召邁裕之子士充問邁裕所欲立意邁裕聞仁聖憤戒其子勿復往既久語聞臣等辨曰哲宗歸長仁聖立儲定於侍燕之日而乃王珪問所欲立於邁裕此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五

居之仍賜國子監書諸子自勝衣以上趨拜應對甚謹上皆命達官自太皇太后聽政頗非大朝會未嘗追見間遣使宣召乞未復辟不敢往潛泊謙畏喜筆札飛白書皆工穎禮官僚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喜釋老書尤好書手著惠渠集効方數以醫救病者其仁厚天稟暴得疾左右不以聞太皇太后不及問至薨口鼻皆流血又或止之亦不累臨奠方圓危凝皇嗣未立顯能不負神考奮不顧身為宗社計雖古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何以加諸臣等辨曰此正蔡確等傳會一時之說謗誣宣仁聖德者實錄元豐八年三月載上即位事辨之詳矣此一節合刪去蔡確傳元豐六年秋確與中書侍郎張璪奏事崇政殿上悲不自勝謂天下事止此矣確駁曰敢問所因上曰子幼奈何確曰陛下春秋鼎盛恐有不祥之言不審所謂上曰天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確曰延安郡王陛下長子臣不知其他臣有死罪已不敢奉詔上曰卿果能為社稷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六

宜早定確與璪俱退曰臣等敢以死守上曰善確被顧託乃謀欲請王出閣建儲議不協又意上特悲思無聊耳猶豫不決七年春延安郡王出侍宴集吳殿確始奏請猶欲來春出閣上可之後因有對者言及確上曰羣臣皆先皇帝遺服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確聞益自奮久之八年正月神宗疾彌月皇嗣未立中外洶洶確始懼乃以建儲事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亦懼不知所出愈急會事非所當言之恐被罪遣上曰我蒙大恩拔擢常在衆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確奏上大臣嘉嗟之臣等辨曰蔡確誣謗事朝廷已追正其罪訖然達輔立皇子事合刪去荆王頤傳及神宗疾徐王願有覲幸意每侍疾數帝幕直入顧屢挽止之朝遇蔡確數以言促確曰延安郡王太子也不立何倚確猶未決頤曰晚則他人是有神宗疾甚頤欲留宿禁中頤奏得弗宿太子立頤內助居多遠元祐初始賜第咸宜坊曰親賢宅

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備天下三奉神宗三顧肯首臣等辨曰祕書省國史案文載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宣諭三省狀事七百一十三字甚詳其間云皇帝是神宗長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崩既久曾因寧執等對時吾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衆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肅其時悉見又云皇帝乃先帝長子嗣位乃從未常事孰有間言恭確班在珪下何以獨謂更有定策功邪安肅奏曰當時惟首相王珪一人奏對太皇太后涕泣下問許便批聖語其餘執政更何曾有言况前年上宣皇帝見羣臣定進呈宣外人敢如此妄說謠按此事已修入此修定進呈宣外人敢如此妄說謠按此事已修入元祐四年五月丁亥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事下詳此即疏傳前項所載顯為誣謗今刪去六年秋至三顧肯首四百六十二字確終坐黜而梁肅等猶論不已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受先帝顧命嘉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者治通鑑長編

卷五十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

博究問及荀蓋以劉摯為司馬昭以耿躬為主上其徒謂王肅與梁肅劉安世孫升韓川等輩京博進呈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京等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摯等已責退方上曰若陳衍服親見之不可廢故有是命臣等辨曰文及前書乃六十四卷摯昆事不當再錄於此此事是宣仁聖烈事跡冊中具載博下欲廢宣仁哲宗怒掀其奏於地遂追張士良於雷州將脅成其獄以逞慘憤士良不可屈而罷今云上親見陳衍之罪蓋袒也刪去前件一百四十字按粉昆事新錄在一百三十五卷舊錄於六十四卷畧載其詳在此卷第七十舊錄卷第十九新錄卷第一百三十二熙聖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博建儲事王珪轉語李清臣云是他家事外廷不當管也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摯確乃宣言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赴高遵裕嘗招其子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一

九

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誠之心以撓位處珪以鼎鍊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微疹而珪已懷二心而可容何以示懲勸於天下黃貼子近有高士英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曉覽則傳命者竊臣正色答之以為豈可私議臣忝高位中執法士英尚敢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輒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奸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均事有推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名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議罷之際既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義則珪不可以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事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以無責使臣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寧日王珪持二心臣僚嘗與彈奏禁確等定策受箇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繼被逐又忌他日復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五十二

十

治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為參知政事事擢為右相知政事擢為左相擢為左兄弟子孫卑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遺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中外皇皇延頸以望珪為上相衆目所視所宜率先建議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惄惶不決至於同列以大議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臣於天時適在朝廷親聞大夫之論藉藉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時朝廷所以賜贈周恤所以禮遇厚仍賜第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殊勳異德為臣不忠何以得此乞下有司正王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祖治又言臣嘗論王珪背逆不忠之罪未見施行不知所為若以珪之事為無實迹耶則當時二三執政行